

爆竹声中一岁除

师渊博

农历腊月二十三,俗称“小年”,是民俗中打发灶王爷上天汇报年终工作的日子。从这一天开始,平日寂静的空气通常就要被各家各户不舍昼夜的声声爆竹震碎了。

小时候,过年没啥娱乐活动,我就爱放炮,可惜囊中羞涩。初一,起大早、穿新衣、拜年领压岁钱后,我便溜儿欢腾小跑,在小区放过的一地炮花里捡漏。脸冻得红扑扑的,心却热乎乎的,双手忙不迭捡得甚是兴奋,上衣下裳,但凡有口袋的地方,全都满溢着小炮。要是遇见几个稀罕的大炮,顿时高兴的什么似的。不过,更多时候,都是左手捏根黄香,一边扫荡一边鸣响,但凡漏掉一颗,半夜必辗转反侧。

到了再大点的时候,玩的花样也多了。把一个炮撒开,对着若干炮的炮捻儿,点一个就能过连珠炮的瘾;或者,把炮都撒开,互相对着,点一个就能过放烟花的瘾。

独生子女是单打独斗的一代,让我窃喜的是,我还有家里的蝴蝶犬狗蛋相伴成长。虽然除了楼上的老娘和楼下的狗蛋,再没有观众,但放炮时有了狗蛋的参与,我心中腾起了无穷的骄傲。神采奕奕的大将军气定神闲地掂着长香指点江山,旁边的跟屁虫在一旁欢呼雀跃,心中那个意气风发啊,志得意满啊。

说来也是好笑,狗蛋对鞭炮声不仅异常敏感,而且那种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大无畏气度更是让我钦佩不已。多少次,从开门缝的一刹那,它就打了鸡血一样兴奋雀跃,忙不迭风驰电掣地从四楼连吼带叫一口气冲到楼下。但凡看到点火的动作,它便立刻冲到近前摇头摆尾围着“二踢脚”狂吠;只要瞧见持香对着长鞭炮头时,便赶忙蹿到近前一口叨住拖地的另一头撒丫子跑。面对让

人又笑又气的调皮毛孩子,我每次还得慌乱地撵到跟前当肉盾,生怕把它眼睛蹦着了。

中学时,在屈指可数的寒假里领着弟弟一起捡炮,已零星不多见。更多的是数盘鞭炮成串放,眨眼间就鞭炮上天,地面满地红。到外地上大学后,放炮更是念想多于旧梦,回味多于重温,闪耀痴迷的小时光早已微微泛黄。

等到自己挣了工资,零花钱自主了,天明大早去捡炮放就不太合时宜了。好歹也老大个人了,再眼馋心痒也不能跟小屁孩儿们抢,总不能因为自己一个人“扫街”,把社区这儿孩子们的童年都搜刮了吧?只好咬咬牙一跺脚,扭头装没看见,快步走向现场。

再后来,我跟炮的联系倏忽而绝,记忆也中断了。

从小到大我就爱放炮,过年如果不放那么几下的话,就会顿生失落感,即便是几个小炮,心里也会涌出无限的幸福。年过的是一种期待,三百多个日夜的翘首以待,就是为了那么几天合家欢。只有在一通紧锣密鼓的筹备后,被操劳折腾到欲罢不能的时候,懒洋洋地瘫在沙发上等着欣赏即将到来的联欢会,耳畔响着不绝于耳的爆竹声,才真正浑身上下从骨头缝里感受到——年,真的来了!

距离上次这样的真切感已十多年了。每年年

根忙活完单位组织的新春联欢会,洗尽铅华呈素姿之后,不日便是除夕。买年货、置新衣、拾掇家等春节序曲,不是来不及就是算了。少了前期的准备衔接,便直接懵然迎接翌日的新年,心里总是空落落的。没有参与,何来辛劳之后的释然,也更谈不上欢悦了。

古早的回忆,凌乱细碎、断断续续,但一年到头,火树银花的生活,总感觉还是要放出来才好看,终归,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么。时间过了这么久,按说也习惯经年了,可不知为什么,每逢看到满地的红潮,还是依然会有放炮的冲动。

看着只能在手机里见到的狗蛋,不知怎地,儿时课文《夜走灵官峡》的一句话不断冲入:“成渝说:‘我也看不见爸爸。爸爸能看见我。爸爸说,他打炮眼呀,打炮眼呀,一扭头就看见我了!’”

突然,泪如雨下。

(作者单位:晋兴能源公司)

正月十五

梁燕

正月十五月儿圆,
红灯高挂照人间。
汤圆翻滚香满碗,
烟花璀璨乐无边。

雄狮舞动贺新岁,
金龙腾飞庆丰年。
猜谜赏灯笑声传,
共度佳节幸福绵。

(作者单位:屯兰矿)



我在岗位过大年

张强(救护大队)

家
庭

启明星

张慧娟

那些飘雪的日子
我在烟尘中给予你光明

远山的炊烟
是归家的呼唤
夕阳下沉
天色微醺

抬头望向奔涌而来的雪花
我看那雪花义无反顾奔向我
奔向这茫茫的落日山河
我看那雪花义无反顾奔向我
在这热闹的人间飘落

相同的城市
不同的生活
街角不知疲倦的小贩
吆喝 吆喝

(作者单位:屯兰选煤厂)

守岁

杜清泽

又到了一年守岁时,不同于往年,我与邻居相约吃了年夜饭。菜热乎,人热情,酒酣相谈甚欢。看孩子们都长大,叹岁月如过驹,品年味几分浓。

思乡寻味,依稀还记得陪爷爷奶奶过年的情景。安静的小院打扫得干干净净,窑洞和东屋已贴上了红对联,井边贴的是“甜水常有”,门口照壁上“出门见喜”,院内的树上有“满院春光”,就连猪圈都贴上了“满圈肥猪”,年味立现。

那时的年夜饭也十分简单——肉臊子拉面。吃过饭后,奶奶就开始收拾,拿出置办的新衣服,摆放初一供献的东西等等,足够忙到子夜。孩子们只是惦记着稀缺的糖蛋蛋和鞭炮,小心地把鞭炮放在土灶炉边上烘,以便早晨放时更脆更响些。

院中间的柴火已堆好,就等子夜爆竹一响就点上,暖烘烘的,寓意来年日子红红火火。

大人们还要去村头的土地庙烧香祈福,祈盼新一年五谷丰登,一般都是家中的男丁办这事。我们村子稍大,有东西两座土地庙。去的人都想烧头炷香,讨个彩头。不等子时就鞭炮齐鸣、香烟缭绕了。人们虔诚地祈祷着,盼来年好光景更好。

那时的除夕,没有春节联欢晚会,但个别人家已有了山西产的“春笋”牌黑白电视。我们会跑到邻居家,挤在一起看电视里的热闹。记得为了追剧,我靠在火炉边看电视,把衣服烤了一个大洞,新衣瞬间成了烂裳。没有替换的新衣服,手巧的母亲只能连夜找了差不多的同色布块打了补丁。

父亲那时已经是煤矿工人,虽

然家里的年夜饭还是面,但已经有了矿上发的带鱼等福利。加上自家做的丸子、炸豆腐等,年夜饭渐渐丰富起来。

退休后,回到老家的父母又重拾了农耕生活。远远近近各自成家的我们,会在除夕夜回来陪父母。孩子们多了,父母照样在除夕夜忙,大家一块吃年夜饭,一块看春晚,守岁在平凡而愉快的时光中度过。

一位陪父母守岁的好友发了朋友圈:“家乡有灵魂,漂泊是肉身。流年似淡泊,梦乡几多浓?”我也感慨万千。

守岁的风俗,历经沧桑传承着,无论是避年兽的传说,还是熬夜添寿的期盼,我们真正守的是一份亲人的团圆美满,守的是一份家的温情幸福。

(作者单位:西曲矿)